

王度廬著 長篇武俠

鐵騎銀瓶



王廬度著

武俠
小說

鐵
騎
銀
瓶

第三集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武 俠 小 說
鐵 騎 銀 瓶 目 次

第 三 集
王 度 廬 著

第 七 回

萬仞天山雙劍騰起
無邊大漠小龍飛來

一

第 八 回

啓親靈淚沾三尺土
觸義憤拳打半天雲

六七

第 九 回

嬌軀寶劍夜戰豪雄
濁酒狂歌屈遭縲紲

一二六

武俠
小說

鐵

騎

銀

瓶

第三集

王度廬著

第七回

萬仞天山雙劍騰起

無邊大漠小龍飛來

呼二爺又算了算，說：「不遠！不遠！坎爲土北方壬癸水，白龍堆北邊就是迪化城，春大王爺一定是由白龍堆冒着大風到了迪化城，可是現在還有點病，不能立即回來，還得在迪化住些日，迪化也有貴人相助，必不要緊！」這半天，蕭千總聽得都發呆了，呼二爺說到了這裏，他就跳了起來，大喜說：「真算得對！不愧是神仙！」又抱拳說：「剛才多有得罪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趕緊叫繡香拿銀子，這時幼霞也喜歡得趕緊放下了簾幕，去抱住了雪瓶，笑着說：「瓶姊你聽見了沒有？三爹爹真沒有死，在迪化啦！咱們去按她老人家好不好！」雪瓶的心裏仍然有點半信半疑。少時，蕭千總把賽八仙呼二爺送了出去，他又回來，就朝屋裏笑向他太太說：「我也早就猜着啦！現在北京的大少爺奉旨查辦新疆巡撫已經到了迪化，多年未見的親兄妹，她還有不去見見的道理？見了面那能又立時回來？咱們也快到迪化去見見吧！我也得給大少爺去請請安，求再提拔提拔我！」繡香也很喜歡，就說：「再等一天，看能把姓韓的找回來不能？要是找不回來，明天咱們就準備去上迪化。賽八仙那一算，我忽然想起來了，咱們這兒的那位？她是有那個

脾氣的，我記得她十幾歲時跟着老太太由且末城到伊犛去看舅母，走在沙漠就遇見了大風，她就失散了，後來可又找着啦，一點也沒有舛錯。她生平最愛沙漠，她走在沙漠中常聽有人唱歌，咱們可都聽不見。她是沙漠中生長大的，近十幾年都在沙漠裏，她尤其愛看沙漠中刮大風。……」蕭千總說：「別多說啦！待會兒雪瓶姑娘醒啦，咱們就告訴她的爹爹現在迪化城呢？」此時春雪瓶早已跳下了裏屋的炕歡蹦蹦地跑了出來，高興着說：「我去！我去！蕭姨夫你快去給咱們買辦東西，加緊預備！別管今兒找得回來找不回來那姓韓的，明兒一早咱們一定走！」又跳了跳，笑着說：「我要叫我爹爹帶着我逛遍了迪化城？可是……」她又納悶地向繡香問說：「姨姨，我見了那……我那大伯伯，到底我應當叫他什麼呢？」繡香就答覆她說：「見了面你只叫伯父就行啦！照着旗人的規矩是應當叫「大爺」的。」往下的話，她就不能再細說了，因為若是一說出來，就得詳談玉嬌龍的家室，而雪瓶的來歷也就成了問題，應當怎麼說呢？玉嬌龍不錯是出過關，但嫁的却是最不相合的魯翰林，魯家又跟春雪瓶一點也拉扯不上，說起來太麻煩，既沒法說玉嬌龍，又囑咐過無論如何也不許說。所以她只好改說別的話差了過去。春雪瓶當時就喜喜歡歡，急急匆匆地收拾行李，幼霞也高興地幫助她。蕭千總是出去辦禮物，備車去了，繡香又把許多事都吩咐了老人家跟施媽，當時大家都高興采烈，與昨晚之馬亂人驚，疑生疑死，絕對不同了，大家都相信賽八仙是個神仙。午飯後，幼霞的母親美霞就來了，這位三十來歲的哈薩克的貴婦人是帶着四名丫環，坐着三輛牛車來的，她對於漢話仍會得不多，而氣度却跟滿漢的貴婦人無異，她聽說玉嬌龍現在迪化，安然無恙，她更是歡

喜，但是一聽說玉嬌龍的胞兄寶恩現也到了迪化，她却又有點泛愁，她惟恐玉嬌龍跟着哥哥帶着雪瓶回北京去住，就不再到尉掣來了，她非常戀戀於多少年來的友情。雪瓶倒是勸慰着說：「不能！我們還得回到這兒來，因為我爹爹她捨不得離開沙漠。美霞姨姨你就放心回！可是，我要帶着幼霞妹妹去好叫她陪伴着我。」美霞對她的兩個女兒，最是鍾愛幼霞。小霞今天走了，她並不十分掛念。

但幼霞要離開她，她却有些捨不得，想了一想：又覺着這孩子到大城裏去闖練闖練，見見世面也好。在這裏除了草，沙，就是牛馬，能看得見什麼呢？這孩子自幼跟玉嬌龍在一塊的日子較多，所以脾氣習慣都跟哈薩克人不同了，不如叫她去吧！迪化離着這裏也不算太遠。於是，她也就含着笑容答應了。把幼霞也樂得直躡。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，美霞就帶着丫嬾回去了。太陽的影子漸漸西去，還不見那幾個找韓鐵芳的人回來報信，雪瓶倒是很不放心的，因想那個人既是我爹爹的朋友，我昨天對人家可大不該了，我射了那人兩箭，傷雖不重，可是萬一射在致命之處，又加上那人連夜逃奔，而因此死了，豈不可憐？豈不連自己的爹爹都得對人負疚嗎？她的心裏有些亂，又回憶着那人英俊的容貌，敏捷的馬上工夫，不山得羨慕，出了半天的神。幼霞在旁說：「都帶些什麼呀？我想，是咱們喜歡的東西全得帶走，咱們到了迪化，不定得住多少日呢？還許住半年，在迪化看完了花燈才能回來呢？雪瓶却眼睛注視到桌上的銀瓶上，這一隻銀製的小小花，早先原是她爹爹藏在箱子裏的，有時她想看，她爹爹還很生氣。她愛這隻花瓶，但又怕她的爹爹。直至兩年前，她爹爹才由箱裏拿出，允許擺在桌，並講明這花瓶的來歷，說：「這是十九年前在

涼州府張掖縣，我自己拿出的雪花銀，叫一個銀匠給打的，不想那銀匠把銀子給換了，所以我很恨！」雪瓶笑着說：「我瞧着倒還不錯！」她爹爹就說：「那麼就給你吧！我打這瓶的意思，就是爲你壓命根，取平安之意，所以我給的名字也取作雪瓶……」這是當年的事了，如今雪瓶想了起來，因爲這是自己的東西，所以此次出門，也要把它帶走，便親自由桌上拿了起來，收在包袱裏。此時繡香也在旁邊收拾東西，她是除了她自己帶來的幾隻包袱，和一隻小皮匣子之外，尙有一串鑰匙，鑰匙之中有一個形式很特別的，她在上面繫着一條紅絨作記號，這就是十幾年前，玉嬌龍把雪瓶已養成幾歲了，可以離開她而由僕姑管理了，她又難耐閒居的寂寞，而且那時南疆盜賊蜂起，她聽見了有許多不平之事，她又得了一匹好馬，便思重到外面去走走，索性把新疆各處都走遍了，作些扶弱鋤強，行俠仗義的好事。那時正是繡香跟她住在一起，她臨行之時，諄諄向繡香托付：其一是托繡香照護雪瓶，其二便是交付了繡香這個鑰匙，因恐怕她在外騎馬，登山，過河，走沙漠，馳草原，很容易將這東西丟失，並說：「只要我出去過了一載，還不回來時，那就是我在外出了事，也許就是死了。那麼你就更得好好收藏這把鑰匙，才能够開那隻漆着金邊兒的牛皮箱，萬一那……那孩子當年沒有死，將來……這是做夢呀！若是幸而能遇得見？這箱子裏的東西還許用得着！」後來玉嬌龍就走了，可是她總沒有離開南疆，總是三四個月便回家來一輪，這個鑰匙，和那隻箱子上的銅鎖，從來也沒有碰到一塊兒過。半載之前，玉嬌龍又到烏爾士雅去看繡香，二人最後訣別之時，玉嬌龍還問她這把鑰匙丟失了沒有？她還拿出來給玉嬌龍看，玉嬌龍咳嗽着，眼角掛着瑩瑩的淚水，點點

頭，就騎上了黑馬走了。……這時她却因爲收拾自己的東西，便不禁想起來，要看看那箱子裏的東西，她一個人又抬不動，叫幼霞來幫助她，才把上面壓的那隻箱子抬到旁邊，而籍着這鑰匙，將下面的漆着金兒的皮箱打開，她看見裏面有兩件東西，一是那件紅羅的女衣，繡香沒有掀開去看。

因這件衣服代表着一段慘痛的事情，玉嬌龍會對她詳細說過，如今她看見此物存在，也就放心。另一件物件也是很有歷史的了，時年玉嬌龍離開夫家魯翰林的宅子，回到家中爲母守孝，命人買來了白綾，釘成書本，玉嬌龍在無事時就在書上寫着小字，畫那些打拳掄劍的小人，就是書本。不過如今封面已經舊了，而且多了墨寫的四個字一行的十幾個草字，這倒似乎應當給雪瓶看看，因爲她已學會了武藝。可是又想：既然是祕藏在箱子裏的，我也不便給她拿出來。遂就早舊將箱藍兒蓋好，又把原來的鎖頭鎖好，叫幼霞再來幫助該那隻箱子抬上去。幼霞却噘着小嘴兒說：「哼！瞎搗麻煩！」繡香神情慘暗，勉作笑容地說：「我是來翻翻箱子，看看你三爹爹雪瓶跟你，留下了什麼嫁妝沒有？」幼霞臉紅了，扭頭叫着說：「瓶姊！你還不過來幫着我打簫姨娘？她在說咱們壞話哩！」那邊的春雪瓶只顧了收拾她的東西，却沒有過來。不覺天已漸黑，施媽把茶飯送進屋來，屋中又添上了兩枝蠟，三個人圍着桌子吃酒，雖然郭不再發愁，悲傷了，可是各人的心裏，好像全都十分不安似的。繡香就囑咐她們兩人說：「到了迪化，可甯不得在這裏，這裏是咱們的江山，縣官對咱們有所顧忌，商民人等也沒有一個不尊敬咱們的。迪化不然，那裏是省城，官員的家眷，那裏，也都在你們到了那兒，可不能跟在這兒一樣，應當處處守規矩，別叫人家笑話！尤其是雪

瓶，你爹爹早就囑咐你，也對我說過，不願意叫你到那些大地方去，怕是你染上那些浮華的習氣，明天咱們出的這趟門，也實在是萬不得已，我擔着很大的不是呢！不信，咱們到了迪化，見了你爹爹，我不但落不着一點好兒，還許挨她一頓說。我只望你們在沿路都聽我的話，別出事，到了迪化，再求神佛保佑能見着你的爹爹……」雪瓶突然停住了筷子，問說：「萬一要見不着呢？」幼霞在旁推了她一下說：「都快出門了！可別說這話！」但雪瓶却不禁攏緊了雙眉，因為賽八仙的卦，自己不敢說不靈，可是以去年他給爹爹算的卦求說吧，說什麼那人現在已然成人，住在南方，但如今也沒聽說爹爹由南方帶回來什麼呀？繡香聽了雪瓶的語，立時也不由得怔了一怔，但仍勉強地笑說：「那能夠見不着呢？賽八仙說的語都盡情盡理，我拿你爹爹過去的事一推想，我也信她是因在沙漠遇風失散，獨自往迪化去了，你別胡疑惑，我敢保，到了那裏一定能夠見得着！」正說到這裏，就聽外面有人說話，繡香趕緊叫施媽出去看看是有什麼事，雪瓶却放下了筷子說：「一定是我姓韓的那幾個人回來。」她靜心地向窗外去聽，果然施媽跟老客人都進來說：「是遠利店跟鞋鋪的人來了，說是找了一天，也沒找着那姓韓的！」繡香當時立起，開了門向外面問話，外面是鞋鋪的掌櫃的李鴻發恭敬地回答，說：「我們派了五個人分四下裏去找，都是走出了四五十里，連每一個人家，跟由東邊來的客人，我們都打聽遍了，也沒一個人看見過韓鐵芳，騎着紅馬的男子，也沒有！」繡香不由地很失望，就點了點頭說：「那麼就算了吧！累了你們一天，真怪對不起的！等明天我再派人給你們道謝去吧！」外面的人都一齊帶笑，客氣着說：「我們給您這兒辦事，還不是應該的麼？那

還敢受您的謝禮。

今天我們沒有找着，我們也很着急，明天我們再多叫幾個人去找就得啦！繡香說：「也不必！那個姓韓的人，一定是已經走遠了，我們找他，也只是有點事向他打聽並沒有什麼要緊的事。明天我們就要往迪化去，也許一兩月之後才能回來。在這時若是有人看見姓韓的呢，頂好告訴他，請他到迪化去找我們，不然叫他在這兒等着我們回來也好。他既遠路迢迢來到這兒，因為話沒說明白，就出了昨天的事，我們倒很覺對不起他！」外面李鴻發就說：「太太的話我們已聽明白了，太太走後，我們若見着韓鐵芳也要拉住他，不放手。」繡香點了點頭，又說：「可不要對人家不客氣，如若他的盤纏缺少，可以叫他上這兒來拿，我們走時一定要給家裏留下錢！」外面的幾個人都一齊答應，連說：「明白！明白！」繡香叫老人家把他們送了出去，她自己却又歸到座位上來吃飯。現在，尋回來韓鐵芳的希望，差不多是沒有了，只有往迪化去，一個夢似的想望，搖動着每個人的心，情緒全都緊張地。雖然覺得昨夜沒有睡足，可是大家全都不困，當晚繡香把這裏的家務事，都派了施媽和那老人家。可是敲過了二更，蕭千總才回來，他的精神很頹唐，可知是剛才在外賭輸了，臉又通紅，酒大概也喝得不少。他說：「全都預備好了，刨出我們原來的那輛車，我又雇了兩輛，全是青驢子，新車圍子。到了迪化城，停在欽差大人的行台前，絕保不難看！」雪瓶驚訝着說：「爲什麼要預備這些車呢？」蕭千總說：「爲是讓你們坐呀？」雪瓶現出不高興的樣子，搖着頭說：「我們都坐不慣車！我們願意騎馬！」蕭千總說：「這就不對了！咱們在這兒雖然有名聲人

有勢力，有錢，可究竟不是官，到了迪化，你可就是欽差大臣的外甥女了，就許跟一些官員女眷來往來往？還能穿着牛皮靴子騎着馬？那成了什麼樣子啦？得闊氣一點，大方一點，別叫人家笑話你們是鄉下人！」繡香雖然憂着雪瓶到了省城容易惹上浮華，但也覺他丈夫說的話是很對的，當下就勸了勸雪瓶跟幼霞，說：「在路上你們儘可以騎馬，但快到迪化的時候，你們千萬換上件好一點的衣裳，坐上車！」雪瓶跟幼霞又答應了。於是雪瓶又開箱子，找了兩身旗族姑娘穿的漂亮華貴的衣裳，繡香又在燈下，給他們二人每人梳了一條長辮，還繫上紅頭繩。蕭千總是早就到後院睡覺去了。當夜，雪瓶的夢飄向了遙遠之處，她有一個幻想中的富麗的迪化城，在她夢中實現了，並且，不獨爹爹在那裏安然無恙，快快樂樂把由玉門關內買來的許多新奇的東西都送給了自己，並且那韓鐵芳也在那裏，只覺得自己見了韓馮芳很難為情地。……夢既逝去，燭亦成灰，更鼓漸漸把沉沉的夜色敲破，東方的曙光又洗得窗戶發白。齊來給她們送行的人早來在外邊了。美饅太太倒沒有親來，派來一個百戶長，帶來兩個哈薩克擔來了八盒食禮物，還有麝香，馬寶，葡萄，蜜棗。另外還有兩把哈薩克人淬製的及薄如紙的小刀子。

繡香一聞說送來了禮物，她就趕緊起來，開了屋門，雪瓶跟幼霞也一齊出屋來看，看了這些本地的土產跟野物他們都異常地歡喜，都心裏想：這些東西在本地雖不算稀奇，果子可以自己去摘，野物可以自己去打，但是一到了迪化，恐怕一年半年之內也得不到這些東西了。因此都恨不得多帶去一些才好，繡香拿了賞錢，叫施媽打發走了這幾個送禮的人，她就催着雪瓶跟幼霞快去收拾，蕭千總又進到院裏來嚷嚷，說

：「快走啦！快走啦！門口兒都預備好啦！別磨煩啦！再一就誤時候，送行的送禮的可就來得多啦！這些東西咱們也不能多帶，帶到迪化城送人，人家也不稀罕！」他跟繡香說原來他還找來了一個使喚的人，那人是這裏酒鋪給介紹的，是個閒漢，本來是甘州人，但在新疆生長大了的，會說各族的語言，因為來到此地找事沒有找成，把盤纏也輸光了，所以要趁着雪瓶上迪化，他要跟着，也不要工錢，只求管飯吃就行啦。繡香却很不樂意，向她丈夫說：「就好弄這些閒事，招這些閒人，咱們這次赴迪化，不過是去找人，探親，人還未必找得着，親戚——這是高板着說！人家也不一定肯見咱們的面。你就這麼大鋪張，真彷彿到那升官和發財去啦！就說找個聽差的人吧！也應該找個女的……」蕭千總不容太太說完，他就反駁說：「女的還能管溜馬？刷牲口，搬行李，你不知道咱們這兩位小姐多麻煩，非得騎牲口不可。沒個粗粗笨笨的人跟着叫我幹，我可不是馬夫！我找的這個人外號兒叫牛脖子，性情雖有些別扭，人可是很誠實，我們一塊在酒鋪賭錢時，就看得出來，他賭得很公道，一點也不胡訛混攪，絕靠得住，不然我也不敢招惹，他在路上幫忙，咱們管他兩頓飯吃，一到迪化城各自分手愛賞他幾個就給他幾個，不愛賞，拉倒，叫他去他的。」繡香皺着眉說：「因為上路不能帶着閒人這個人來歷咱們又不知道：」蕭千總哈哈的笑着說：「這個咱們還怕嗎？」拍着胸脯說：「我是個千總大老爺，雪瓶姑娘是小王爺，幼霞姑娘也跟個公主差不多，你，又是官太太又大小王爺的親戚，誰不知道？誰要是敢跟咱們生點歹心，那可真是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嘴裏拔毛啦！」繡香擺手說：「好好，就依你！我看看他們收拾好了沒有，」於是繡香就又進了屋，此時雪

瓶幼霞兩人互相着修飾打扮，繡香也對了對鏡子，然後又俾他們半天，這才一齊梳妝好了，繡香是穿着藍綢衣青綢裙，幼霞是多年來就在這兒住，給雪瓶作伴，所以她的衣物都在那裏，如今穿的是白羅衣服粉紅綢褲雪瓶却是豆青色的上身，黑綢褲子，都穿着繡花的平底鞋，一同出屋，一同笑着吩咐施媽和老家人在這裏照料着，外邊的人進來搬東西，雪瓶等人已走出了門，就見馬已牽來了，備好了，一共是三匹，一匹是紅的。一匹是白的，就是前天雪瓶的賽馬第一名的那匹馬中的狀元，還有就是那匹黑馬，當年她爹爹由百萬馬羣之中選出來的鐵騎，平日寄放在街上的一家馬圈裏，特別雇人養，用的時候便牽來騎走，走向沙漠，踏遍雪山，十年來人馬不相離。如今，馬在這兒了，人呢？是不是真在迪化？她不禁有些悲傷，又恨這匹馬不會說話。

她的爹爹的馬，她不敢騎，所以寧可就拴在車的後面帶着，她却仍騎着白馬。幼霞也騎她自己的，蕭千總的馬也在街上才換了新掌，牽來了，他這匹是黃色的，他自己給提的名字叫黃驃「馬」，據他說：這匹馬雖然跑不快，走起路來可真穩，跟着轎子一樣。三輛車，繡香是坐在第一輛上，第二輛上滿裝着東西，除了趕車的沒有別人，第三輛是只有趕車的，連東西也沒有。而那個牛脖子，却既沒有馬騎，也沒有車坐。他就向蕭千總請求，說：「我怎麼辦呀？」他穿着的破小褂只賸了一隻袖子了，褲子雖不至於露肉，可也髒得不成樣子，脚上全是泥，倒幸虧剛跟蕭千總借了幾個錢，買了三雙草鞋，一雙穿在脚，兩雙搭在肩上。蕭千總想了一想，就說：「你就跨第三輛的車轆吧！我要不是看着你可憐，怕你飄流在這兒，我真不能

答應帶着你，因為帶着你，我已經落了很大的不是了！你走累的時候再去跨車轆，這輛車是給兩位姑娘預備歇腿兒的，不是為預備的你，到時候就得下來，別怕費草鞋，也別怕費你的尊腳！」牛脖子「哽哽」的答應着。就要走了。蕭千總忽然又想起來一件着，急急忙忙地跑進院裏。待了一會，他把那隻琵琶抱出來了，他笑着說：「反正車上有數餘地方，就帶上它，在路上還解解悶兒！」幼霞笑着問說：「你會彈嗎？」蕭千總說：「這個有什麼會彈不會彈？我能拉呼呼，會撥拉弦子，要學這個就不難！」馬上的雪瓶却皺了皺眉，催着說：「快走吧！」她這句話就如同命令，同時她一馬當先，豆青的小衣被風吹得飄動，鞍後的劍鞘，擦着銀馬鐙，叮叮鏗鏘地作響，幼霞的馬上也帶上單劍，兩位姑娘的長辮子都在身後顫動，在馬的後面才是三輛車，最後的車上帶着那匹黑馬，蕭差官在最後，他掛上了腰刀，戴上了紅纓帽，氣派十足。一出了胡同，大街上有許多人正等着送行，一齊說：「一路平安」！還有人用番語也表示這種意思。蕭千總向他認識的人拱手說：「再見！再見！」幼霞却斜着臉兒，向人作微微地笑，十分高興的樣子。雪瓶却不笑不語，也不理人，在前領路。後面的車馬得得的，輪聲鏗鏘地響，那牛脖子追着跑了幾步，他的草鞋就掉了，他就停住了，彎着腰，拿麻繩又繫鞋，前邊的蕭千總在馬上回頭，喊着說：「快着點！不然我們可就不等你啦！他忙忙地繫上了草鞋，又追趕上，跟上了後面的車轆，險煞白，連氣都接不上了。常下車馬就離開了尉鞏的市街，轉向北去，就走向北去就走向了曠野。這段曠野直通庫爾勒城，南來北往的車馬行人很多，地下塵土很厚，被秋風捲起來，刮在白衣裳上就立時變成灰色的。蕭千總的眼睛也刮進了土

，閉着眼直流淚，喊着說：「慢着點走吧！忙什麼呀？反正不到半個月准能趕到迪化就行啦！」車上的繡香已拿出三條綢帕來，她自己蒙了一條青的，幼霞蒙了一條紅的，雪瓶蒙了一條花的，織帕罩在烏髮之上，被風吹得飄飄地動，越發顯得她們美麗。往來人都十分注意她們，可是一看，便都嚇的了不得。都趕緊向道旁去躲避讓路。這時他們的車馬分開了，雪瓶與幼霞騎馬併肩走，兩人不住地小着聲兒說話。

蕭千縣閉着一隻眼，直罵，說：「才走了這麼幾步兒，就有這麼大的風，要到了沙漠裏可應當怎麼樣呀？」那牛脖子是趕着最末的那輛仍走着，他搖着頭說：「不要緊，由這兒往迪化只過黑水潭，不必走沙漠，絕遇不見大風。」蕭千總說：「我在新疆作了半輩子的官，雖沒走過大戈壁，可是迪化城我也去過無數次，道路比你熟得多。只是，我倒不怕風，再走幾天就得過天山，那我可真有些胆怯！」一路談着話，傍午時就到了庫爾勒城，就在這裏用畢午飯，搭牛皮筏渡過了孔雀河。順着驛路偏東向北去走，却是遍野的葡萄，葉子鋪在地下，如一遍綠海似的，而每一簇的葉子底下，都掛着大串的葡萄，車夫都下來掐了很多，蕭千總叫車停住，拿了他的一件舊馬褂，滿滿偷了一馬褂葡萄，說是預備沿途給姑娘解渴的，他自己當然是大吃而特吃了，牛脖子也大解其饑，也沒有人管。越往北走，就風景越好，果林極多，都好像沒有主人似的。日色偏西時，來到了一個小鎮，雪瓶就問說：「離着焉耆府還有多少里？」趕車的啓說：「還有三十多里地。」雪瓶催着說：「快走吧！爲什麼不敢到大地去歇呢？」趕車的多「談虎色變」地說：「狼太多！不遇着便罷！如若遇見便決不止一隻，至少是二三十隻，多了能有一百多。」那牛脖子跑過來

說：「其實我看倒沒有什麼的，咱們車多馬多，人又多帶着傢伙，怕什麼的？連夜走也無妨礙！」雪瓶倒覺得這個人說的話，胆氣很壯，就想自己的爹爹無論是過沙漠，走高山，她常常是獨自深夜行走，可是二十年來也沒出過一點事，她口中從來沒說過什麼怕狼，怕虎的話，而自己也不是深夜沒走過路，那能像車夫們所說之甚？她於是就發怒地，說：「不行！不能歇！往下走，今天非得得到焉耆府不可！」這時，蕭千總早已經下了馬，並且鞍韉都插下來了，他搖着頭說：「我可不敢黑夜裏走，我餓！趁早吃飯，歇一歇是真的！姑娘可以別任性，出了門就同不得在家了。那不是庫魯山，孔雀河，那都能算咱們的家，這條路你沒有走過，絕對跟咱們那兒不一樣！」幼霞也下了馬，拉了雪瓶一下，也說：「下來吧！就在這兒歇下也好！忙什麼？早一天晚一天到迪化還不是一個樣？反正三爹爹病在那兒，他絕不能又上別處去！」繡香也下了車，向雪瓶說：「趕車的他們比咱們知道這路上的情形，他們的話不可不聽！」蕭千總又大聲嚷嚷着說：「這個市鎮也不小，爲什麼不趁早在這兒找家店房，歇一夜，是又穩妥又舒服！雪瓶駁不過衆人的意思，也只得也下了馬，心裏却真不高興，覺得自己只聽爹爹的話。聽繡香姨姨的話，那還是因爲面子的關係，如今却連車夫的主張都得從，真真豈有此理！她生着氣，雖然沒有發作，但臉兒往下沉着。蕭千總却高高興興地去找店房，這裏的店房一共有四家，可都是低矮的小土房，院子也極爲狹小，連馬棚的設備也沒有，三輛車雖然能够就放在門外，但雪瓶主張無論如何得把白馬，黑馬牽進店裏來，繫在門外，她不敢放心。當下蕭千總商洽好了一家店，只把黑，白，紅，三匹馬牽進院裏，其餘的騾子，馬，車輛就都在門

外。

趕車的也就都預備睡在車上，那牛脖子却手腳兒很勤敏地在院中卸馬鞍，喂草料。雪瓶看着那匹黑馬，又神馳了一會，不禁暗想：這匹馬將我爹爹馱出了玉門關，如今半年了！只有牠獨自回到此地，人却不見，這總不是個吉兆吧？包袱行李也都由蕭千總指使店夥們給拿到店裏，他跟他太太繡香住一間房，而雪瓶是跟幼霞住在一間屋內。晚飯後，天漸漸地黑，屋中已點上了油燈，這油燈可比她家裏的蠟燭點得多。浸了一小壺茶，姊妹倆坐在炕頭休息着閒談。幼霞就笑着說：「我覺着還是出來玩好，因為能見許多事物，到迪化能多住些日，叫三爹爹帶着咱們兩人到各處去玩玩，那才更好呢！……我將來一定還要上一趟北京。」雪瓶也捫着嘴兒笑了笑說：「我也是想往遠地方去，我不大喜歡新疆啦！」幼霞說：「其實新疆也不錯，聽說東邊的地方都沒有這麼寬敞，東邊的人也美。審判咱們這地方來，不然，你想那姓韓的，他是東邊的人，可是他什麼為給三爹爹送回來東西，就來到這裏？咱們因為是在這兒生長的，住久了，才覺得不好！」雪瓶聽了幼霞的話，她的眼前忽又浮顯出那姓韓的英俊少年的影子，她深深地關懷那個人的生死，不禁有些痛心。幼霞突然拿手打了她一下，問說：「為什麼你又皺眉？我看你心裏有什麼事似的？近兩年我跟你索性變了樣子，記得你十七的時候我十五，三爹爹帶着咱們到山上打獵，那時山上滿是雪，你一個人在前跑過了兩個山，三爹爹大聲叫你，怕你滾下去跌死，你都不聽，你只是哈哈地笑；你還放騾，抓狐狸？……現在你真成了小姐啦！」她的白潤的微胖的臉歪着，鼓着小嘴，瞪着明麗的眼睛。雪瓶的夢魘